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六

宰輔部 一十九

諫諍第二

魏王郎文帝時為司空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即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出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曰吳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常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又孫權欲遣子登入時不至文帝車

駕徒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即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  
入侍遂為家嗣還居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奉議以為  
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  
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  
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  
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  
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勅別征  
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矐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  
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  
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即位即使至割省又召皇后陵見百姓  
或有不足是時方營脩宮室郎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思詔屢

希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生反道路聞衆徭役其  
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吳之恥以計制寇昔大  
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畢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  
九州弼成五服勾踐欲廣其禦兕之疆禦兕吳界邊  
成之地名馘夫差於姑

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  
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之漢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  
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戈綈之服內大官而不受貢獻外  
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外平幾致刑措孝武之所以能奮  
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  
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畧近事外者簡  
內自漢之初及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闕德陽

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  
天淵足用展游晏若且先成閭闔之家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  
貢者脩城池使足用絕踰越城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  
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  
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  
就館者少即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  
廣諸姬之子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  
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  
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  
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正下繫於掖庭之衆室  
以成王為喻雖為未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宮內官百  
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小或以千百  
為數矣然雖稱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夥則百斯男之本誠  
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々頓首豕同祚於軒轅之  
五々而未及周文之二五周為伊邑且少小常若被褥秦溫則  
不能便柔膚弱躰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  
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  
曰夫忠至者辭功愛衆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三復德  
音歆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陳群明帝時為司空錄尚書事帝初莅政群上疏曰詩稱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  
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

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  
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  
救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  
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後皇女淑范  
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群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  
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魂夫  
大人動合天地垂仁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為師表故也八歲  
下殤禮所不備况以期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  
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乃復自生視陵親臨祖載頌  
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群臣送哭乞車駕不行此萬  
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  
舉朝大小莫不警怪哉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  
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未步則亦無益若  
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  
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  
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德惟命  
非徒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  
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  
龍中內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群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  
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  
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  
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

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因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群又曰昔漢祖唯興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大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聽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能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

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德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華歆為大尉明帝大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代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引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代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征彼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讐可坐而得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至望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馮恃山

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  
為不一採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窺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  
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  
吳陸遜為丞相荊州牧都護領武昌事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  
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罷秩有差彼  
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  
論適庶之分以正得失不聽許

陸凱為左丞相時後主性不好人視已群臣侍見精莫敢迂凱  
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慮不知所赴皓聽凱  
自視後主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沂流供命以為患若又政事  
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

以樂其身樂民者其樂稱長樂身者不久而忘夫民有國之根也  
誠宜重其實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  
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無  
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  
公卿媚上以來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  
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  
天時而更頃動天心騷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吁嗟此非保國  
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刑響之在聲也刑端則  
影動形止則形止此分数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  
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移目  
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室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一天下若

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強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  
惠及負薪躬請嚴宥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  
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紀綱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  
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予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  
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代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  
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  
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  
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忍苛政文武昌土地實危險而  
誦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沉漂凌居則峻危且童謡  
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死不上武昌居臣聞翼星  
為變災或作妖童謡之曰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北死足明天

意知民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  
此臣不之責也而諸公鄉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  
禪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  
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  
異後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  
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  
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  
苦一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  
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  
網之網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  
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



事者也自惜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  
貨財有餘及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  
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廩歲歲相承維此  
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  
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  
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貴賤故  
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  
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佐時群黨  
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勸其官州牧督將藩鎮  
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  
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凱乃

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皓所行稱暴凱  
知其將亡又上表曰臣聞忠不可積過不可長行忠長過喪亂  
之源也是以古人惧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互敢諫之鼓武公  
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亡忱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  
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非見矣故畧陳其惡寫盡愚懷  
陛下宜克己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損棄臣言而放棄意奢情  
至吏目欺民離則上不信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  
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  
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  
復以余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沉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  
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余恨灰身全壤無負先帝願陛下

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  
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頻上事往一畝中不見省報於邑歎  
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  
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  
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胃而涕泣雨  
集也臣年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人何所冀所以勤數  
進若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動至白髮生於鬢  
膚黃苟被於甲冑天下始靜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  
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千正公家空竭今強敵當塗西州傾覆  
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從都屬有軍征  
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

漸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  
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日室之不利  
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  
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  
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  
乎夫興土切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故也為父長  
安使子有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離離念  
克骨茅茨不剪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  
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太皇帝曰逆虜游魂  
當愛百姓姓何趣聊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  
群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

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陳壽從荊陽來得凱所諫皓二十事曰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不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陽陰不調五星失畧職思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派離悲惧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徃縱今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王中通

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忽其苦辭惡其直對梟其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怛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材凡用之質昔從家隸起步紫闈於或已豐於器以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兒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糾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

田原元罪  
帝五也先帝憂勞萬幾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  
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  
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奸容不作而  
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王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  
也先帝外杖顧陛下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廣績雍熙邦內清  
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声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  
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群臣抑損醇醲臣  
下終日無失慢之憂百僚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是瞻之  
敬惧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  
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官豎大失民心今高  
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  
難烽燧玄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  
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  
乎道路母子死諛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  
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  
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天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  
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  
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  
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  
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  
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  
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

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寔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一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是居官者咸久其於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蒞政無幾徵召遷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為無冤囚死者吞声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臣欽若等

按陳壽云博聞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或以為凱藏之篋筭未敢宣行病困後主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

晉裴頠為尚書左僕射領侍中惠帝時陳準子正韓蔚子嵩逆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諫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雋且用成德正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有光闡避風之引理

張華為司時空賈后欲廢太子惠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正黜正嫡常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此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賈后知華等意堅乃表及為庶人帝可其奏

南齊王儉為石僕射大祖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

用所不罪  
儉於司徒褚淵及叔父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得之興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畫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議即悅况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衮璇極簡約之訓緝遠乾華外構采緣不斷紫極故材為宣陽門臣等莫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也美畏影迹而馳驚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畝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工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脩理以合制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帝乎詔酬納

後魏涼賀為大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言也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貺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訛深願思任城之言帝從之

穆亮為司空領太子太傅孝文將自小平汎舟幸有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誨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馮險弗防汶而不吊匹夫之賤猶不自輕况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騎千乘苛漢帝欲乘舟渡謂薛廣德將以首血汗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木猶尚若斯况洪河浩潮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况水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帝曰司空言是也

崔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神龜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圖浮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刺之下祇心弗圖誠為福善聖躬王趾非所踐陟臣庶防徨竊謂未可案禮記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蹙於中野漢書且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柰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飲酎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以血汗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有謹慎堂基不過尺猶有傷足之禍永寧累級閣道面隘以柔奠之室躰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祭祀神明可得而通雖榮祿未建已

為神明之宅方加彫繪飾麗耳青人心所祇競觀滋甚登者既眾異若面縱一人之身常盡誠潔豈左右臣接各竭虔仰不可以獨昇必扈侍恐懼或志慎非唯飲酒茹葷而已風霾暴興黃塵四塞白日晝昏時可驚晨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笑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縣亦號崇壯夜為上火所焚雖梓慎神龜之明尚不能逆尅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誠墟墓哀必廟社致敬望堂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龍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質達高華龕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竒絕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瞻眺周見

山河因其所眇增發嬉笑未級級加處步步崇慎縱使京邑士  
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亦然迄於無窮望延長世兢草一  
登而可擬斷哉蓋心信為本行敬乃末重實輕根動寔蹠君恭  
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街層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觀基  
構已興雕巧漸起紫山華臺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  
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汚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  
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九  
月灵大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累  
宿鑿遊近旬存省民物誠足為善雖漸農隙所獲栖畝飢貧之  
家指為珠玉遺秉滯穢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  
還驚駭交馳縱如禁獲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人

早塵壤委深風靈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嶮山路危狹聖駕請  
當道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塗越數百飄暴彌  
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寔用慄慄且藏蟄  
節遠昆蟲布列蠓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殘殺慈矜  
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為福興罪斯役困於負擔  
爪牙倉於賃乘供傾候迎公私擾費厨兵幕士衣履穿敗晝喧  
夜淒罔所覆籍監師驅捶泣呼相望霜早為災所在不稔飢饉  
荐臻方成險癸為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  
收歛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與怨嗟狀頽遠覽虞舜恭以  
無為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勤循典防  
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忭悅靈大后



不從太后臨朝每於后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  
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一謂禮  
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脩者若唯主男子不及  
婦人則古之賢妃烈媛毋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故可秉  
道懷德率禮遵仁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嬖蔡氏具禮伯  
皆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移孝祀  
通於神明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近邈姑射眷言  
矍相弦天所發心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  
悅自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下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冲謙動容  
祇愧以為舉非吞織事存無益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  
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彙其集且在內伏願以時披

覽仰禪未聞息蠻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願精養壽拙神翰林是  
秋靈太后頗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病吊喪  
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讒不言王侯夫人名無適臣家之  
義夫人父母在有是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  
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况又  
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  
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武帷以接群臣示男女  
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究就炎燎樊羗候命忍赴洪流傳皆  
綴之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居任城王弟雖漸中秋餘  
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躬煩倦豐厨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  
一觸方丈其踰百品旦及日料接對不憇非謂順時而遊奉養

有度縱雲輦崇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千百扶衛跋涉袍甲  
在身曝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殮飯不贍賃馬假乘文費錢  
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大皇后月靈恢  
躍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母仁迈和熹親以天  
至遠異莫見愛由其固非侯盧隆紆屈奎駕降臨闈里榮光帝  
京士女藻悅自首之董欣遇裁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  
所難一朝之所為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禿孰能若斯者哉魏  
元己來莫正斯美興居出入自當垣然豈同徃嫌曲<sub>有</sub>矯避但帝  
族方衍動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  
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轉養神和簡息遊  
幸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  
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哩哩唯唯愚竊未敢輕  
陳往瞽貽憲生孝明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鷲鳥於宮內詔以示  
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秋在梁解云  
禿鷲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  
鷓鴣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  
俊大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  
為不善是以張罝惡鷓鴣賈誼忌鴈鷓鴣暫集而去前王猶至誠  
况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為懼准諸徃義  
信有殊矣且饗餐之禽必資魚山菽麥稻梁時或餐啄一食之  
費容過滿溢今春夏陽早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  
為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

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謂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設宗近法魏祖脩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願養神性孝明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二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二十七

宰相部 二十

諫諍第三

唐戴胄為民部尚書參豫朝政貞觀五年太宗將脩復洛陽宮上封事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唯知耳目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閩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疆丁並從戎旅重以九城作役餘力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口戶單弱一人就役奔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糗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

慮恐致怨嗟七月己未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由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絹布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不晚若頓脩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

魏徵貞觀中為秘書監參預朝政長樂公主文德皇后之所生太宗所忠愛及將出降勅所司資送倍永嘉於長公主徵諫曰昔漢明帝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可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尊崇或所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帝然其言太宗幸九成宮有宮人還京憇於漳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

柄豈由靖等何為禮靖而輕我宮人即令案驗漳川官屬等罪徵諫曰靖等陛下心旅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問疾若靖等自當於吏官相見官吏亦不可不竭也至於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官恐不溢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也七年廷侍中太宗令魏主泰入居武德殿徵上奏曰伏見勅旨令魏主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處所寬闊參奉往來極為便近但魏主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異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

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聽  
覽追深戰慄太宗納其言後為特進知門下省事十一年三月  
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  
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  
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既不遠可  
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區宇甲兵彊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  
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  
化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  
後患驅天下以從慾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  
竒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徃後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  
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中正者莫保其終上下相蒙君臣道隔

人不堪命率土分離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  
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秉機拯其危弱八柱傾而復正四維  
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  
觀臺榭盡居之矣竒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  
四海九州盡為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  
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異毀阿房之宮殿懼危亡於峻宇  
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以成功不  
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  
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  
來郡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自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稱  
之艱難謂天命之不可恃忽採掾之恭儉追彫牆之侈靡因其

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之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怨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四月又上疏曰臣聞求木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跡之遠根不求而固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居當神噐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安居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虛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慢仁貌恭而心不服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知思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惧滿溢則思江海之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擁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想統邪則思正身以黜惡爵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摠此十思念茲在茲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

則智者蓋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尽豫之遊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五月又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為上易事而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臣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勇然後大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不尽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賤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甲屈在乎好惡或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癥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屈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政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賤豫清談皆敦尚於孔孝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引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比漢朝之刑以弊以臣下之頗僻猶莫能止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獻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

禍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化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来富不與欲侈期而侈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見實在有隋氏亂忘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言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挈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正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理不念亂存不念忘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有亂隋氏之未忘自謂必有亡所以甲兵屢動搖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己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執柯代柯其取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亡必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佞倖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已待物思勞謙之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思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声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守之則易取之實難也



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  
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  
亡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信此言不可以不危深  
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心不減於當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  
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美固無得而稱焉七  
月又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  
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  
之大綱在於君臣父子不可斯湏而廢也故孔子有曰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使民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  
而信以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  
令而不誠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

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  
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  
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之下誠未尽于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  
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  
始乃聞善若警警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  
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蹇諤之士稍避龍鱗  
便佞之夫肆其巧辨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奸者為至公謂彊  
直者為擅權謂忠黨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  
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彊直者畏擅權之義忠黨者慮誹謗  
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感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與  
之爭愛惑視聽鬱於大道妨治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

之覆邦家蓋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人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則自安矣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治化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則言無不尽踈則或情不通是則毀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寔興喪之所在亦安危之所繫可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脩潔之士行之與汚邪之人疑之欲其成功不可得也夫中智豈無小惠然才經國惠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姦究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矣乎故孔子曰君子而或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不能無小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臣得竭忠在於內外無思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哉故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昔桓公問於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不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手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

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如此况乎為四海之大  
君應千里之上聖而可使巍々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  
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須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  
後善々而惡々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彊不息  
無為而化何遠之有善々而不能進惡々而不能去罰不及於  
有罪賞不及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裔將何望  
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  
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倖準太宗曰卿輩皆自  
崇貴卑我兒子乎魏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  
三品皆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為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  
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  
者擬以為君也然則人之脩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自  
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  
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覲塞禍之亂源本有國  
者之所深慎終是遂可珪奏先是帝遣使諸西域立策護可汗  
未還又遣使多賫金銀錢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  
為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不為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  
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為中國薄利重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  
昔漢文有獻千里馬及宝劔者馬以駕鼓車劔以賜騎士陛下  
凡所施為皆邈踰三王之上柰何至於此事欲為孝文光武之  
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  
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遺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

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十五年二月太宗謂侍臣  
曰守天下難易徵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為難  
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心懷寬  
怠恃安樂而思寬怠言事者唯令兢惧安而惧豈不為難  
長孫無忌貞觀中為司徒太宗既立晉王為太子又欲立第三  
子吳王恪無忌固爭以為不可太宗曰公豈以非己之甥而有  
疑慮此子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也無忌曰晉王仁厚  
守文之良王也具舉棊不定前哲所戒儲任至重豈宜數易惟  
陛下審思之太宗乃止

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綜朝正貞觀中高麗莫離友遣使貢白  
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友害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  
興兵將事吊伐為遼山之人報主辱之耻古者討殺君之賊不  
受其賂昔宋督遣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大廟滅袁伯諫曰  
人君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百官象之  
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  
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  
不臣之厥篚納殺逆之朝貢不以為愆何所代之臣謂莫離友  
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既滅高昌每歲調  
發十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  
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代至境而止始皇  
遠塞中國分離漢武員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  
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

息而海內虛竭生人物故所以祖及六畜美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机杼經塗死亡復在其外魚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敗肆終朝隋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王事高昌塗路沙磧千里冬風永烈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忌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入斗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雷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毗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之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八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滅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微給首領遣還本國負載洪恩長為蕃輸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絕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曰諫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

漢儲視膳五月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  
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茲心減茲私愛  
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况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  
師傅休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声若  
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引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  
道育三才功包九有新樹太子莫不欣悅既云廢昏立明須稱  
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車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傳之  
說無暢經藉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  
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憊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車  
事須階漸常計旬日半遣還宮專李藝以潤身布芳声於天下  
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  
數十上多見採納高宗永徽中為右僕射六年高宗將廢王皇  
后帝退朝後於別殿召大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  
寧及遂良勳稱疾不至無忌等將入遂良曰今者多中宮事  
遂良欲諫何如無忌曰公乃極言無忌接公言乃言帝再三顧  
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當廢立武王士護女如  
何遂良進曰皇后是先帝為陛下所娶伏奉先帝無憊婦德先  
帝不豫親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新婦今以付卿陛下  
所聞言猶在耳皇后自此來未聞有憊失恐不可廢愚臣不曲  
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帝不悅而罷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  
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武昭義經  
事先帝衆所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萬代之後何以稱傳

此事陛下黨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則敗亂之端自此始也伏願再三思審臣今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不得不負先帝則甘從鼎鑊遂置笏令於階殿叩頭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之昭儀在 簾中大言曰何不僕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大臣有罪不加刑遂良由是貶潭州都督于志寧永徽初為侍中時洛陽人李引泰坐誣告大尉長孫無忌召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願陛下情篤功臣思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勲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直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為妄引泰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生物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切接左傳声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以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一為德陰為刑主殺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此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慕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晉之絕軌蹈軒項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體於律令陰陽為云失序景宿於是無差風雨不愆雩禱輟犯方今大族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以王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諫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于

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曆當候獻替之臣聖主掘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洛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着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為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鏡伏見行山公主出降欲就今朝成禮竊案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載菁而圖婚二傳不譏矣禮明故也此即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諫者云往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疑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唯違於經體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里宜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引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苦難猶須仰而守禮况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所說也伏願遵高宗之令軌輅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

帝納焉

薛元超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為既非族類深可為虞上疏切諫

張文瓘龍朔中為東臺侍郎同東臺三品時初置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廐馬萬餘匹倉庫漸虛文瓘進言曰臣聞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於有仁陛下不制於



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昔者秦皇漢武多造宗室致使土分瓦解戶口減半且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啟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於是減廐馬數千匹賜文瓘繒錦百段累迁侍中高宗將發兵以討新羅文瓘疾病在家輿疾入見諫曰比為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即順師不內寢君東西俱事任代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請且偃兵脩德以安百姓帝從之

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時有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羊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脩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番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衣其本國舊方合長羊神藥胡人有異術徵求灵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効大漸之除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為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

裴炎則天臨朝拜中書令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庙追封父祖為王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之事不宜追王祖禰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沒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茅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

狄仁傑為內史則天又視元年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出一錢助成其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為政之本必

先人事陛下矜群生迷妄溺喪無事歸欲令像教兼行觀相生  
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批尚捨而况其  
奢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宝玩殫於綴飾環  
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使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  
姓何將以求生之以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苦不克痛切肌膚  
不辭搖楚遊僧一說矯陳福德翦髮解衣仍慙其步亦有離間骨  
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被我皆托佛法註誤生人里陌動  
有經坊闌闌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徵法事所煩嚴於制  
勅膏腴美葉倍取其多水磴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  
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校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  
弊俘食者衆又劫人財每思惟實所悲痛往者江表像法是興  
梁武簡文設施無限其及三淮浪沸五嶺煙勝列刹盈衢無救  
危亡之禍緇衣弊路豈有勤王之師壯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  
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  
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歛僧錢百分  
之一像容既光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遍百餘廊宇不得全  
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王可謂盡忠臣今思惟兼  
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群品應是本心豈  
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  
之費設令顧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  
必飢役在其身何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及  
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遂罷其役

王方慶為鳳閣侍郎知政事則天嘗幸萬安山之玉泉寺以山  
逕危懸欲御腰輦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帝嘗酌祭廟出便門  
御樓船光祿勳張猛奏曰乘船危就橋危安元帝從橋即前代  
舊事今山徑危險石磴曲狹上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舡安  
危不等陛下蒸人父母柰何踐此畏塗伏望停鑿駐驛則天納  
其言而止  
姚璿則天時為納言九帛初成制令以黃金千兩塗之璿進諫  
曰夫帛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光有  
光彩輝煥錯雜其間豈侍金色方為炫耀從之又西國使請獻  
獅子璿上疏諫曰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  
既得難極為勞費陛下以百姓為心慮一物有失膺木不畜漁  
獵物心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翺飛蠢動  
莫不咸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  
然矣疏進遂停此使

李嶠為成均祭酒平章事長安末則天時建大像於白司馬坂  
嶠上疏諫之其畧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眾生  
非要營脩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  
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何  
容力容作以濟糶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  
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  
極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佛慈悲之心沾聖君停毒之意人  
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八

宰輔部二十一

諫諍第四

唐桓彥範神龍初為侍郎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婦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嬉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與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徃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致破國亡身傾軫繼路且以陰盛陽違天地以婦凌夫違人道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

田所不罪  
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  
殿干豫外朝專在宮中聿脩陰教則坤儀式固昂命惟永又曰  
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  
故得出入禁園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媒  
黷有虧尊嚴臣嘗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  
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範之罪  
不殊於此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伏願天  
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勅授方術人鄭普思秘書監業  
淨能國子祭酒彥範極言其不可帝曰既要用之無容便止彥  
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遽下制云軍國政化並依貞觀故  
事昔貞觀中嘗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  
子祭酒至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以秘蹤前列臣恐物議謂  
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慎擇帝竟不  
納

蕭至忠神龍初為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  
宗楚客紀處納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  
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付制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  
至中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  
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  
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  
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為天子王累日不食請迎  
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構虛中宗

深納其言而止景龍中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脩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夷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陞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玄為粉飾苟得是務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得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儉人逼進君子道消日消月賸卒見凋疲者為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官明帝謂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必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則至公之道不虧私恩之情無替良吏直筆將為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負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謂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稱數纖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源知難而歛分丘隴則才者莫用不才者不才二事相刑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匪為人欲求其理實亦難遂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遽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戕勞不保西人之子槩衣服私人之子百遼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裝韜佩韃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戕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不任其才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易轍之道貴惜爵賞審量才識官無虛授人必為官進大雅於樞近退

小人于閑僻政令惟一威息以信私不害公情無撓法則天下  
幸甚臣伏見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戚者非直抑彊  
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尊先聖  
特降明勅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受外官庶望分  
戕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人安疏奏不納  
張說先天二年為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冬為撥寒胡戲中宗嘗  
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胡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  
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教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  
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節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  
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溱胡未聞典  
故裸體踈足盛德可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類齊  
僂恐非千羽柔遠之義樽俎析衝之道願擇簡言特罷此戲玄  
宗納之自是此戲乃絕

宋璟開元初為侍中時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卒及將築墳皎  
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李謀故事其墳高五丈  
一尺璟及蘇頲請一依禮式帝初從之翌日又命准孝謀舊例  
璟等上言曰夫儉德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誡厚矣實  
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墳蓋此道也凡人子於衰迷之際則不  
以禮制為思故周孔設齊斬總免之差衣衾棺槨之度賢者俯  
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人  
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至孝要道也中宮若以為言則  
此理故可敦諭在外或云竇太尉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

日無極言者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貞觀中文德皇后  
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一同長

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姑姊妹為長公主皇帝之女為公主既  
有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  
群臣欲封皇子為王帝曰朕子豈敢與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  
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俗  
豈若常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鄴陵禍不旋踵為天下笑則犯  
顏逆耳阿意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恐令之所載豫作紀綱情  
既無窮故為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変法以愛僧所謂金科  
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間人遞以奢靡相高不  
將禮儀為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

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  
臣等區區不已屢以上聞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  
寰區声光竹素倘中宮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若違即准令一品  
合陪陵葬者墳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降勅將同陪陵之例即  
極是高下得宜帝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  
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  
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賫絲練四百匹分  
賜之

張鎬至德中平章事時有供奉僧內置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  
人声于禁外鎬知之奏曰臣聞天子脩福當在安養舍生靖一  
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為之心不以小



乘梳聖慮也肅宗甚然之

張鎰建中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故尚父郭子儀子瑁太僕卿趙縱家奴當千發縱陰事縱下御史當千下於內侍省於是鎰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為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惧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此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倫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已後奴告其主者皆不須受便令斬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為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鷄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用之動遭誣告克溢府縣莫能斷決

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准鬪競律諸奴婢告主非謀叛已上者同首法並准律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訢稍息今趙縱事非叛逆奴實奸兇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人臣之位莫高於尚父歿身未幾墳土僅乾兩聳前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總經數旬連声三聳錄勲念舊猶或可容况在科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討群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朝皆違不與衆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無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肱腋在輔弼斯事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於是帝以縱所告雖重左貶而已當千杖殺之鎰乃令召子

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姜公輔興元為諫議大夫平章事從德宗至梁州唐安公主卒帝憐而厚葬之公輔諫以為不久克復宗師必將遷主喪以歸

今方蒙塵于外兵士闕之不如薄葬帝不納

權德輿元和初平章事時運糧使董溪于臯暮盜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用兵時領糧料共兵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常敢負恩私恣其贓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弘寬大之典流竄大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疎略但詔令已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出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喻伏以自陛下臨御已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沐浴皇澤

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即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不容誅又是已過之事不合論辨上煩聖聽伏以陛下德聖天姿度越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鞠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美於延英奏對退惡陛下求理之言生逢聖明感涕自賀况以愚滯朴納聖鑒所知伏惟恕臣迂踈察臣丹懇

李吉甫元和中平章事京兆尹元義方奏故永昌公主准禮合起祠堂請其制度初貞元中義陽義章二公主墓所皆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當數千金至是監護使啓其制憲宗特令義方減舊制之半吉輔奏曰伏以永昌公主推年夭折舉代同悲况

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猶減制造之半示折中之規昭儉訓  
人實越今古竊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蓋德宗望帝恩出一時  
事因習俗當時人聞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為光武原陵明  
帝顛節令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則光武之  
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  
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置墓戶以  
充守奏從之

李絳元和中平章事憲宗謂宰臣曰朕讀聖祖玄宗實錄見開  
元致理及天保衰亂事出一主而興替頓殊何也絳對曰臣聞  
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嘗蒞官守  
接時賢於外之人事之艱難臨御之始得姚崇宋璟任之二臣  
者皆中正上才動以致君堯舜為心玄宗亦秉恩理之初勵精  
聽納故當時賢能在位左右前後皆尚直誠是以君臣交泰內  
外寧謐開元二十年以後洎于天寶李林甫楊國忠為相專引  
柔佞之人居于要劇苟媚於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  
奸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擾動奸盜乘隙遂至兩都  
覆敗天下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道縱逸生驕致  
之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阡戶凋耗府貨空虛皆由天寶  
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係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  
舊史垂意精頤鑒于化源實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慶悅伏望每  
以既往得失用為元龜擇善去弊必臻至理帝深然之時教坊  
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帝妓人宗師囂然絳謂同列

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從諫官疏絳  
曰居常相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遂極疏  
論奏翌日延英帝舉手謂絳曰昨見卿伏所論採擇事非卿盡  
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此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  
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公樂  
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  
會朕意便如此事朕今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於歸若非卿言朕  
寧知過失

崔郡元和末平章事憲宗嘗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  
初執意求理至十五六年則似稍懈至開元末又似不及中年  
其故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生長人間身經屯難故即位之初知  
人疾苦躬恤庶政有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張嘉貞  
李元絃杜暹韓休張九齡皆孜孜守正以故稱理其後平日久  
安於逸樂漸遠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取歛媚上心李林甫  
以姦邪惑上志而終之以揚國忠故及於亂今陛下以開元初  
為法以天寶末為戒是乃社稷無疆之福也時皇甫鑄以諂刻  
欺弊在相位故群以是詞諷焉

李程長慶末平章事敬宗即位帝既富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  
宮室嘗命為別殿以新宴遊及庀徒蒞事功用至廣程諫曰自  
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下况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  
下悉以見在瓦木及工役之費迴奉陵寢乃勅度支所進脩造  
屋宇木石等物一一宜付山陵收管仍令搬送陵所便充造作

程兼請置侍講學士帝皆嘉納

李逢吉寶曆中平章事敬宗自臨御已來嘗欲東幸宰相及諸大臣等無不切諫而帝意益堅嘗正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等悉令內備糗糧必不擾百姓逢吉等頓首言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况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存巡省遊幸固有常典但陛下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令費用絕廣亦須使豐儉合宜豈得自備糗糧以失大體臣等所以為不可者祇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人心搖動伏乞陛下上為宗廟下為庶人稍迴聖慮則天下幸甚非惟臣等幸甚上竟不聽乃命員外郎盧貞檢計人情大擾洛中居第及物價頓貴數百倍執事相繼獻疏亦並不省朝廷方憂恐之次裴度自興元八相因別對具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艱難以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宇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緩緩脩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因下交恐無素上曰群臣皆云不合去若如卿言即不去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人助脩東都宰臣因之復諫乃罷

裴度寶曆中平章事以敬宗坐朝稍稀上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遍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直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懼今自兩月已來入閣及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諮稟睿謀者有所擁滯陛下稍示憂勤乘涼數座廣加延問使得盡誠俄又以帝坐朝稍晚上疏曰伏以順養聖躬

任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惟和萬壽可保謹  
按道書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  
及陰涼在陰則欲及陽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幾每御延  
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間則當炎赫  
之際雖日晏忘食不憚其勞仰瞻旒宸亦以煩熱臣等已曾陳  
論竊望聽納不勝懇迫之至

鄭覃開成初平章事文宗因與宰臣論詩句工拙覃諫曰臣聞  
詩者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厥後以五字為句起於降將之篇  
皆裴然狂簡未得聖裁不足為帝王耽翫夫小雅大雅或美或  
刺皆國人所作非帝王自為是以王者採詩考其風俗不當効  
國人之言志也故陳後主隋煬帝皆工章句不知王業大端顧  
陛下不取也

李德裕大和中平章事時文帝欲以李訓為諫官德裕諫曰李  
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跡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  
視聽文宗曰人誰無過候其悛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  
裕曰聖人有改過之議訓天性姦邪無悛改之理帝乃顧王涯  
商量所與一官乃授四門助教

後唐盧文紀清泰初平章事上疏諫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  
揚於直道無功受祿周書譏諷於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輒貢傾  
輸之懇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散禍亂天時則  
水旱虫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禍則生靈受弊宗社何  
依今則區宇甫安人神胥悅但以自夏愆陽及秋霖雨雖勞聖

力過切憫傷蓋屬當否教之神尤費消禳之力雖民斯鮮福亦  
天道使然為君之難實見於此臣聞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君  
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冀上下和平君臣訢合臣  
思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蓋獻納論思朝夕延問至  
於給諫遺補之職是曰諫官曰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  
陛下聽政之餘時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讜言明書黜陟  
之科以責語言之效書云乂時暘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係  
於君德臣請嚴禋於宗廟社稷精禱於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  
肖除寇盜恤惇嫠慎刑章明舉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  
平無偏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年已前勅命繁碎者  
請重選擇如新勅不及舊章便請却依前代如舊章不如新勅便

釐革施行倘不阻於奏陳庶漸臻於理體詔曰盧文紀早踐班  
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必為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  
位能竭事君之節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治合時  
事而先於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  
和之本又嚴脩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潔所云進忠  
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惇嫠雖責在朕躬亦資於調燮刑法  
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慎詳讞勿至寃誣選賢退愚宜令  
三銓選部精覈慎選所冀得人新舊制勅宜令御史臺與三司  
官員詳擇以聞

周馬道初仕後唐明宗時平章事長興初帝御史與殿對道奏  
曰陛下宮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然則御馬涉歷山險萬一

馬足蹉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  
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之微細尚猶惜其身保其產而况富有  
四海貴為天子自輕於彼千金百金之子哉願陛下居安慮危  
動存戒慎上歛容謝之退令小黃門至中書勅道錄奏所對垂  
堂語道因註其說以聞四年帝對宰臣曰諸州鎮數上言有蝻  
蝗民力尚貧將來何以得濟道奏曰天災流行古今常所不免  
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豐稔今歲聖躬違裕歲亦微災乃知九  
州四海民之消長繫陛下一人之運也雖然歲小饑不足煩聖  
慮所願王裕和平生靈慶賴乞陛下寢膳之間動屈調衛道因  
指御前菓食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禮云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陛下幸思而戒之初帝因御幸暴得風虛  
之疾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帝意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二十九

宰輔

任職 兼領 奉使

任職

夫百器周用陶甄之士也大川攸濟舟楫之利也是知寅亮充職財成景化民具尔瞻其任重矣中古而下賢英間作乃有敷五教叙九功撫四夷親百姓總緝綱領密縫闕漏致主於垂拱濟俗於仁厚非夫躰道純王暢達物理不將迎於去就不吐茹於剛柔靖恭秉直獻替為任苟思自固疇克用又至於參決獄訟執操利病隨時週變允資餘及書曰懋德克儉詩云不懈于位皆斯之謂也

周周公旦自武王即位旦常輔翌武王用事居多及相成王在  
豐天下已安周之官牧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  
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悅

召公奭成王時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  
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郟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  
人各得其所無失職

鄭桓公友幽王時為司徒和集周民皆悅河洛之間人便思之  
子武公亦為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作緇衣之美其德以  
明有善善之功焉司徒之秩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鄭  
國之人昔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  
得其宜

漢蕭何初為漢王丞相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  
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止可許以從事  
及不即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之中事計戶口轉漕給  
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守關中卒輒補闕上以此專任何關  
中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霍光昭帝時為大司馬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  
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 鳳之間匈奴向化百姓益富舉賢  
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權而議益鐵矣

魏相字弱翁宣帝初即位為丞相帝始親萬機屬精為始練辟  
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明帝相易經有師法好觀

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既觀國家故事又觀  
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以為古今異制方今  
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益行事及賢臣賈

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掾吏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異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帝皆重之

于定國為丞相貢禹為御史大夫教處設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

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天字皆可定國所言翟方進為丞相知能有餘兼通

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雖為通相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

亡不當意

後漢趙燾為衛尉行大尉事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

嘗懈惰

杜林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陳寵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四書奏議溫粹雖為任職

相胡廣字伯始大傳錄尚書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練達事

牀明解朝章雖無塞言直之氣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謗曰禹事

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楊秉為大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親為

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

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獄訟紛錯旧典中臣子弟不得

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相

不忍患四方愁毒可遵用旧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

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侯各實校所部應當斥罷自

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

匈奴中即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

或死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乘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虚浮食者衆而不良者相與因國為池澆濯饜歲宜絕橫拜以塞人今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不留拜者

留矩延熹四年為大尉與司空黃瓊司徒种嵩同心輔政號為賢相

王允初平元年為司徒會董卓廷都關中允悉收歛蘭台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旧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藉具存允有力焉

蜀諸葛亮為丞相後永建吳元年謝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炬細減決於亮

吳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人丁所任心

無適莫 滕裔與諸葛恪俱輔政恪代魏以裔為都下督掌統

留事裔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自經意不以委下 一云裔人任子高探土愈動表奏書跡皆

晋裴秀為司空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

李裔為尚書令武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裔為司徒在位五年簡量持重稱為任職

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是時王遵新喪人情坦然冰允亮既固辭不入衆望弟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夙夜賓礼朝賢外擢後進 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

萬餘人以光軍采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朝野推服咸謂有  
宰臣之望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

南齊褚淵為司徒尚書令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從納禮遇  
甚重

梁何敬容大同中為尚書令侍郎參掌朝政機密敬容又處台  
閣詳悉舊事且聰治明識治動於簿領諮朝理事日旰不休自  
晉宋以來宰相皆大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為世所嗤鄙時蕭  
瑛子廵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寺詩以嘲之敬容處之  
如初亦不屑也

北齊白建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多才勤於在公  
屬王業始基戎寄為重建與庾邕俱以典職執兵馬致位卿相  
晉陽國之下都每年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郡大藩察位爰及  
守宰詔呈陳請趨走無暇

唐邕為尚書令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是時  
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伐往還及器械精粗糧儲虛  
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靡費比及武平之末  
府藏漸虛邕度及取捨有大裨益

楊愔為左僕射從尚書令愔居端揆推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  
滯用自大己後文宣喪德維持營救實有賴焉

隋高穎為僕射與納言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  
革運數年天下稱治

虞世基為內史侍郎煬帝重其才親禮愈厚專典機密與納言

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度御史大夫裴溫等  
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數百帝方凝重事不  
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日直  
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

唐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既摠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  
一物失所明達吏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  
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

岑文本為中書令征遼之役凡所支度一皆委之糧運甲兵並  
自科配美不去手文簿盈前計深慮遠神用頓竭言辭舉措頗  
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恐不與同返

俄遇暴疾湏臾而卒

侯君集為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君集綜衡派定考課出為將領  
入豫訐謨有當時之譽

杜淹為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當塗用事法令明肅  
為人所稱

郭正一為平章事又在中書明習舊事凡有制勅多出其手當  
時號為稱職

姚崇為中書令宋璟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崇及璟進  
忠良退不肖賞罰必中朝綱克舉又選補平允委用廉吏權門  
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為復貞觀永徽之政也景雲二年出崇  
為申明刺史璟為楚州刺史常安石為侍中自是之後安石與

李日知用事官寮繁冗綱紀不振時議思姚宋馬先天初即位務脩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胡于吏道斷割不滯張嘉貞為中書令斷決敏速善於敷奏

崔祐甫大曆末為相謀猷啓沃多所引益天下以為可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

楊炎建中初為相出內庫錢帛付之有司以為國用行兩稅法救時之弊頗有嘉聲

趙退翁貞元中與賈耽盧邁二人為相耽邁各有故退翁獨對延英開陳理体言求賢審官等數事德宗嘉納其言自是特家思顧

陸贄貞元中為相精於吏事參酌裁斷不失錙銖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

裴洎作相請旌別淑慝杜塞蹊徑齊整法度考課之理帝皆重意垂納

李吉甫元和自淮南節度使再入相請減省職官并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外官俸料時以為當

李石開成初與鄭覃同平章事三月中因奏事于紫宸殿時方乏雨文宗曰麥苗得未損否石曰春澤之時亦未至損自赦書曰頒行遠近皆已來賀未見有休節文處置事上聞者臣節進條目伏望省覽比者下令不曾及時今條奏赦書中十一件事最切臣欲提舉令其必行鄭覃曰朝廷法又不行殊宜惕厲石曰

度支每年有十人合有得官臣悉令各守公事留其舊人就加  
酌獎十年間充一百人入任

後唐任圜拜平章事判三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百官俸入又  
為孔謙減折以廷臣國家之羽儀故優假領行禁其虛佑欲致  
恭於儒道基月之內府庫充瞻朝廷脩葺軍民咸足憂國如家  
晉桑維翰為侍中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為川守  
又掌一制除節將十五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漢蘇逢吉自河東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從高祖至汴朝廷百  
姓司庶務逢吉以為己任參決處置並出胸臆雖有當否而事  
無留滯

王章隱帝初平章事居無河蒲雍岐三鎮判是時契丹犯闕之  
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克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尽心王室知  
無不為

### 兼領

夫兼領之職出於人主之意初無定制或以司徒領作或以僕  
射領太子太傅或領使或遙領或兼知或兼判云

石苞為司徒奏州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脩行皆當均  
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出陟武帝詔苞督察州郡播殖若宜有  
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張華為司空  
領著作

荀顛為侍中太尉武帝詔曰顛溫恭忠允志行純備博古洽聞耆  
艾不怠其以公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



荀組為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

賈充為太尉行太子太保

魏舒為司徒署兖州中正

劉寔為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

石鑿為司空領太子太傅

南齊王儉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臣欽若等按南齊知政事即為宰相尋遷左僕

射領太子詹事永明二年領丹陽戶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

子少傅七年改領中書監參選事

唐長孫無忌為司徒太宗貞觀十七年四月立皇太子加無忌

太子太傅兼檢校侍中

房喬為司空貞觀十七年四月立皇太子加喬太子太傅同中

書門下三品

崔湜中宗景龍中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與吏部侍郎鄭愔同知

選事

張銳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開元十年四月己亥

勅曰朔方之地雍州之地密邇關輔是稱閼河塞頃者胡虜為

寇擾其居人王師有征戎事斯大戍役之事弊邊昨既勤雖妖

底清而政理未洽不有經制曷云昭蘇且和衆為武者所以詰

姦慝總軍命將者所以訓甲兵匪夫大賢孰允茲任兵部尚書

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張銳明天與明秀自然才傑光備九德

弘宣七政爰掌邦理實為國禎謀而必忠言則無隱寅亮之美

用熙帝載談笑之餘更陳戎備所謂善行樽俎事立封疆宜以

上台之尊遙統中軍之任可持節兼知朔方軍節度大使餘如  
故李林甫為中書令開元二十五年秋兼河西隴右兩道節度  
使遙制政焉天保十載加右相朔方節度等使詔曰經邦論道  
允屬於賢才保大定功聿求于長策不有兼領孰張寵賢開府  
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相宗玄館大學士集賢院學士太  
清太微宮使脩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林甫器惟國禎材乃人範  
之標楷式學究精微沃啓之誠罄嘉猷於造膝清貞之節盡公  
心於匪躬自登于王事式是百辟具瞻惟允茂績居多任總廟  
堂既贊雍熙之化智高惟幄更資決勝之謀宜因公輔之重兼  
受元戎之寄可兼安北副大都督持節朔方節度官內支度營  
田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節度管內軍  
郡採訪處置等使餘並如故時河西節度安思順權知朔方事  
帝重其任故特委宰臣俾遙領之

楊國忠代李林甫為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  
太微宮使判度支節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  
錢使並如故

牛仙客為侍中持節朔方節度等副大使開元二十六年兼侍  
節河東持節度副大使

蕭嵩初為河西節度邊境獲安後遷中書令集賢殿學士知院  
事兼脩國史加金紫光祿大夫常帶河西節度遙領之

陳希烈為左相天寶十二載十二月詔曰國之載籍政之本源  
故藏於蓬山緘以云閣者以為義府之代暮三五以還皆率茲

道也故每加求購異補逸遺四部名目悉索而來七略條流兼  
該頗盡豈直羽陵之蠹簡汲冢之殘編如聞頃者以來不存勾  
當或詮次失序或鈎校涉踈或擅取借人或潛將入己因循斯  
久散失遂多思革前弊允資盛德宜令左相兼武部尚書陳希  
烈充監秘書令省圖書爰假丹青之餘以振鉛黃之美則金華  
侍講足繼寵于班伯石渠司籍方嗣徽於劉向至公之選可不  
務乎

張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肅宗至德中方興軍戎帝注意將  
師以鎬有文武才度命兼河南道節度使持節都統河南淮南  
等諸軍事

第五琦乾元二年以戶部侍郎平章事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  
度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大府出納山南東西江淮  
南館驛等使

劉晏代宗寶應二年以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監鐵轉運租  
庸使

杜祐為檢校司空平章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進位檢校  
司徒充度支監鐵等使依前平章事

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憲宗元和二年八月詔兼判戶部  
侍郎事

王播穆宗長慶元年七月以刑部尚書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  
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文宗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  
覲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

裴度敬宗寶曆二年八月以司空平章事判度支

孔緯為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僖宗光啓二年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至昭宗龍紀元年自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加守司空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庫領諸道鹽轉運等使

杜讓能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昭宗龍紀六年加左僕射判度支大順二年加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張濬為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平章事龍紀元年判戶部事

劉崇望為中書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大順二年進位門下侍郎判度支事

崔昭緯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大順二年兼判戶部事又加右僕

射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鄭延昌為戶部尚書大順二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度支事

韋昭度特進行左僕射景福二年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延資庫使

徐孝若為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乾寧二年制勅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奉大廟等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王搏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

陸扆為戶部侍郎平章事乾寧三年加中書侍郎兼判戶部事裴樞為吏部侍郎光化三年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

天祐元年加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獨孤損為戶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天祐元年兼判度支

柳璨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祐六年兼判戶部事

梁薛貽矩太祖開平三年九月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建昌宮

于兢乾元二年五月以門下侍郎平章判建昌宮事

後唐郭崇韜莊宗同光元年十月以侍中樞密使兼領成德軍

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真定尹

崔協明宗天成三年正月己未中書門下奏國子祭酒闕伏以

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伐不重此官經天地莫如文定禍

亂莫如武武不可不講文不可不修况屬聖朝方勤庶政須雅

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兼判國子祭酒事如蒙允許望內賜處

分奉勅令崔協兼判

張延節末帝清泰二年自雄武軍節度使授吏部尚書兼中書

侍郎章事判三司

晉劉昫初仕後唐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清泰初兼

判三司

周范質為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主簿為中書侍郎兼禮部

尚書平章事顯德六年六月以質溥並參知樞密院事

奉使

夫承君命以使四方其選亦重矣至或事繁安危時有緩急雖

復公輔之貴股肱攸屬亦必奉辭于役宣達王命至於省問風

俗宣布德澤緩懷亡叛撫慰災沴勞屯戍協和戎膚皆政之

大者率以倚成春秋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是之謂也  
後漢馬日磾為大傅獻帝西都使日磾撫慰天下以太僕趙政  
為副日磾行至落陽表別遣岐宣陽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  
曰今日乃復見使君車騎

蜀費緯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後主延熙八年十二月至漢中行  
圍守九年六月還成都

隋裴矩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  
國大業三年煬帝有事於北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石復令矩  
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趙伯雅及尹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  
導使入朝

唐裴叔為右僕射高祖武德元年詔巡京城以西詣彼閭閻見  
耆老觀省風俗廉察吏民乏絕之徒量加賑給如有冤滯並為  
伸理高年疾病就致束布三年五月遣寂獠旋師於蒲州

李靖為尚書左僕射太宗貞觀八年為畿內道大使伺察風俗  
劉仁軌為右相高宗乾封三年為熊津道安撫大使

來常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儀鳳元年十二月詔常為  
河南道大使申理冤屈賑貸乏絕

薛元超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儀鳳元年十二月詔元  
超為河北道大使分道巡撫

委師德為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壽二年則天謂師  
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邕瀕不憚邠勞更克使檢校乃  
以為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神

功元年拜納言又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  
狄仁傑為檢校納言兼史大夫聖曆元年十月奉命安撫河北  
諸州遭賊之處

陸象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明皇開元八年出為劍南道按察  
使

常見素為左相天保末玄宗在蜀遣見素與宰臣房琯崔渙使  
靈武送冊書傳位於太子崔渙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肅宗至德  
元年十一月奉詔宣慰江南仍補署官吏兼知選舉裴遵慶為  
黃門侍郎平章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汾上指中官為詞代  
宗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

蕭復建中末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時盧杞對德宗前奏議阿諛  
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帝愕大驚退左右蕭復頗輕依  
朕遂令往江淮山南道宣撫安慰興元年正月改門下侍郎依  
前平章事充宣撫

袁滋憲宗元和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帝臯歿劉闢擁兵自  
擅命滋持節安撫

裴度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二年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刑  
部侍郎馬摠副之

周馮道初仕晉高祖為首相天福二年虜遣使加徽號於高祖  
高祖亦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街其命權辭以老病晉  
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高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  
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不可之有將

達西樓虜長款自出迎道虜之群寮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殊俗也如此

王峻為樞密使廣順三年正月辛未太祖御便殿顧謂侍臣曰去歲霖潦為災河隄決壞今大興功役分命使臣此時計度務從經久一勞永逸以息吾民宜得幹才往被規畫峻對曰興作事大款自往區分太祖曰此土功之事不勞大臣峻堅請即途從之及辭賜襲衣金帶綵絹二千疋楚軍指揮使何徽史暉各領龍捷虎捷兩指揮兵士從行頒賜袍帛有差壬申峻進發百班官送於義門外群官祖帳甚盛

李穀為司空平章事顯德元年三月壬午治河堤廻見先是河水自揚州流北至溲州界一百二十里連歲潰東岸而為派者十有二焉復涯為大澤洑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注齊棣淄青至于海澁壞民廬舍占民良由殆不可勝計流民但收野稗捕魚而食朝廷連年命使視之無敢議其功者世宗嗟東民之病故命輔相親督其事凡役徒六萬三十日罷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

宰輔部 二十三

退讓

劉向有言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傳曰群后德讓是知讓之為德也至矣矧廊廟之上輔弼之職佐佑天子燮理陰陽外撫四夷內安百姓其為任也重矣而有副茲具瞻允膺登用乃能勵貞退之節崇謙挹之風或推功以相先或舉德以自代發於誠慤蓋非矯飾固足以激奔競之風懲貪冒之黨與夫鷄在梁而濡翼負且乘而致寇興積薪之嘆思五鼎之食者不可同年而語也

舜既即帝位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群臣有能起發

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也帝曰俞汝

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帝曰疇若予工僉曰禹汝問誰能順

者朝臣舉帝曰俞咨禹汝共工共謂供其職事禹拜稽首讓于艾折暨

伯與艾折伯與三臣名帝曰俞往哉汝諧汝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

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順能施其政教取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曰俞咨

益汝作朕虞虞掌山之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

諧朱虎熊羆羅四臣名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

伯益三禮天地人之禮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

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義興禮施政教使政直而清明伯拜稽首讓于

夔龍夔龍二臣名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

漢陳平為右丞相事惠帝及呂太后終平與太尉

合謀誅諸呂立文帝文帝立舉以為相舉猶皆也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

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

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

勃願以相讓勃如是乃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臣欽若等曰秦漢以

前尚平徒為右丞相位第

周勃為右丞相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誅諸呂立代王威震

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

厚賞而居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勃懼以自危乃謝諸歸相印帝許之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

恐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左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  
臣子之道由從也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稱副也

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者五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三

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  
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

人者也陛下躬孝悌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  
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才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

勞言未曾從軍選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

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不副其任也加其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

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骨骨避賢者路帝報曰君不幸

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乃上書歸侯乞

骸骨是彰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言行空隙也君其存精神止念慮

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石慶為丞相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名數若今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適讀日慶慙不任職上

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虚民多流

亡罪當伏斧質帝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

路公孫賀武帝時代石慶為丞相初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

曰臣本邊鄙以駸馬騎射為官材試不任宰相帝與左右見賀

悲哀感慟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帝乃起去賀不得已拜

出左右問其故賀曰公主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事殆

矣張安世為車騎將軍宣帝亦欲用之大夫魏相上封事言宜  
尊其位以為大將軍宣帝亦欲用之安世聞言懼不敢請當問  
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事未施行

而遽言之故日先事也

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維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

以全老臣之命

財與裁同

帝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言君

尚不可誰更可也

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其子延壽為光祿勳領宿衛臣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

為子延壽永出補吏宣帝以為北帝大守歲餘帝閱安世年老

復徵延壽為左曹大僕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

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折衝萬里君先

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

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

何感而

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

感恨也

薄朕忘故

薄猶謙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

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

視事

康衡元帝時為丞相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遠玄成及衡皆

畏顯不敢決其意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奉顯

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

位知顯等當權勢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

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

罪而反揚着先帝任用頃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無劾衡慙懼

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帝報書不許因

賜上尊酒養午衡起視事默默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

田所不罪  
乞骸骨讓位帝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張禹為給事中領尚書事時成帝舅平陽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禹與竝鳳領尚書內不自安上書乞骸骨避鳳帝報曰

朕以幼年報政萬幾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

疑而數乞體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雅素故也謂朕無聞言不

有毀短君其故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

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宮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侍醫侍又

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年鴻嘉

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帝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四馬黃金百

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

益封四百戶朱博哀帝時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

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臣獨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

許焉

孔光哀帝時以丞相封博山侯後益封凡食邑一千戶病甚上

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

平當哀帝時以御史大夫為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

帝時使者召欲封當冬月非封侯時故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

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

矣起受侯印還臥家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

書乞骸骨帝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

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正

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

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

後漢李通光武時為大司空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病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通朝請

竇融光武建武中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體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純臣融朝夕教道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誠紀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見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朝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

伏恭明帝時為司空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鄧彪章元和初為大傅錄尚書事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 第五倫章帝時為司空連以老病上疏乞骸骨身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宅一區後數年卒

張酺和帝永元中為大尉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馬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勅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

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僂僕  
勿露所勅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司空劉方司  
空張舊也

張禹瑒帝時為大傅錄尚書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  
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帝明年與大尉徐防司  
空尹勤同日封侯禹封安鄉侯食  
千二百戶其秋以寇賊水與策免防勤  
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大尉

劉愷安帝時為司徒視事五歲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安  
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復拜大尉視事三年以病乞骸  
骨久乃許之

黃瓊桓帝延熹元年為大尉以日食免明年梁冀誅復瓊拜為  
大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祁鄉侯邑千戶瓊辭疾  
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

陳蕃延熹八年為大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大  
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  
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實后臨朝以蕃為大傅錄尚書事  
靈帝即位實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  
德不報大雅所歎大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美德  
冠本朝譽諤之操華首稱周今封蕃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  
疏讓曰使者即位廬授高陽鄉侯印授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  
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咨以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  
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  
臣雖無素潔之行切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

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  
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德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  
竟不受封

魏王郎文帝黃初中為司空時鵜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  
君子郎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於彪置吏卒  
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  
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王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  
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郎乃起

華歆黃初中為大夫病乞退讓位於管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  
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蒞庶事一日萬幾懼聽納  
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  
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周公伊尹  
則不然繫身狗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  
子子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摠已以頃君到朕然後御坐又  
詔襲頃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力還

衛臻明帝時為司徒齊王即位後固乞遜位

義壓疆秦劉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謨望不吝焉賜宅一區  
位特進秩如三

徐邈以光祿大夫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  
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蔣濟齊王時為大尉以隨大傅司馬宣王屯落水浮橋誅曹爽  
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



冊府元龜  
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大傳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  
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誅則臣不先知語  
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  
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自此而廢固辭不許

盧毓高貴鄉公時為司空毓固推驃騎將軍 昶光祿大夫王  
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受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三千  
三百戶

王觀為僕射常道鄉公即位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弟拜授  
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歸里舍之

晉王祥泰始初為大保以年貌疲老累乞遜位帝不許祥固乞  
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

鄭袤初仕魏為光祿大夫景元初因病疾失明雖寢疾十餘年  
而時賢並相推薦武帝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袤履行  
純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陞之曜  
補袞職之闕今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  
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袤謂坦曰魏  
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  
上應人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  
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鄭冲武帝泰始初為大傳冲表乞骸骨優詔不許九年冲又抗  
表致仕詔曰大傳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  
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

荷保傳之重繆綢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廷雋老其所衆瞻者也朕昧於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紀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雖從公志朕則孰與咨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於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雖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傳在三司之右

山濤武帝太康初自尚書僕射拜司徒濤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之崇大化陛下思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滅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禪佐之勲朕所依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咨群望豈宜冲讓以自損損耶已勅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

衛瓘太康初為司空以日蝕瓘與大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

魏舒太康中為司空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部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德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其瞻之望公少立魏

魏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武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帝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体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夙規入管銓衡官人乞叙出贊不職敦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着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冲讓辭百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李喬大康中為司徒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勲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李不得已起視事劉寔

惠帝元康中為司空遷大保大傅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懷帝即位復授大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相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長少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謙高之風大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稱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與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寶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岳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居

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咨於君副朕意焉  
王衍懷帝時為大尉尚書令封武侯侯衍辭封不受

王導成帝時為大保歲大旱導上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敘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元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於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勲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寔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祇增其闕博宗萬幾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畧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

庾亮成帝時遷司空固讓不拜會王導薨徵亮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又固辭成帝許之成康六年薨追贈大尉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上水疏曰臣謹詳前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真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筭略兼該是以役不喻時而凶彊首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朕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傷蹶之責責先踰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計亮實弘自白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徵志長絕存亡哀痛貫心脅願陛下發明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

塊冰成帝時為中書監轉政初冰為吳國內史會蘇峻作逆冰

行奮武將軍拒峻別率張健走之乘勝赴京師又遣將攻賊否  
頭城拔走水勲為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及水輔政詔復論  
前功水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蒙及天庭殃流邦族  
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  
為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沛  
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恩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愆  
也此之厚幸可謂必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勲哉願陛下  
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  
矣許之

陸玩為尚書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玩頗自表優詔褒  
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摠  
括憲臺預聞政道竟不能敷榮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  
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悽悽所守終於陳訢者時以端  
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  
月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侮  
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白  
臣此陳誠欵不足暢天聰聖恩徘徊勵以休國臣聞至公之道  
上下玄通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  
有皆庸勲親賢惟時所須賴無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  
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  
右要重典贊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况天下  
之人乎今復外參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

少垂哀矜使四海之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功宏坦誰不謂允猶不許

蔡謨康帝時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領司徒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及還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蒙恩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降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寄顏無所乞垂天鑒廻恩改謬以允群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謂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

少者... 海島... 萬...

功... 坦... 不... 謂... 七...

恭... 讓... 心... 時... 為... 德...

詔... 晏... 稅... 之... 始... 興...

階... 課... 策... 夫... 大... 成...

如... 上... 為... 其... 德... 化...

所... 云... 善... 也... 德... 化...

訂... 研... 心... 德... 化...

使... 喻... 德... 化...

新... 刊... 書...



